

臺灣文獻

別冊 14

NO. TAIHOKU PARK.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臺灣文獻 別冊 14



好奇怪喔！
清代臺灣船掛荷蘭國旗 2

◎陳國棟

納涼展覽會與
發明展覽會 12

◎葉龍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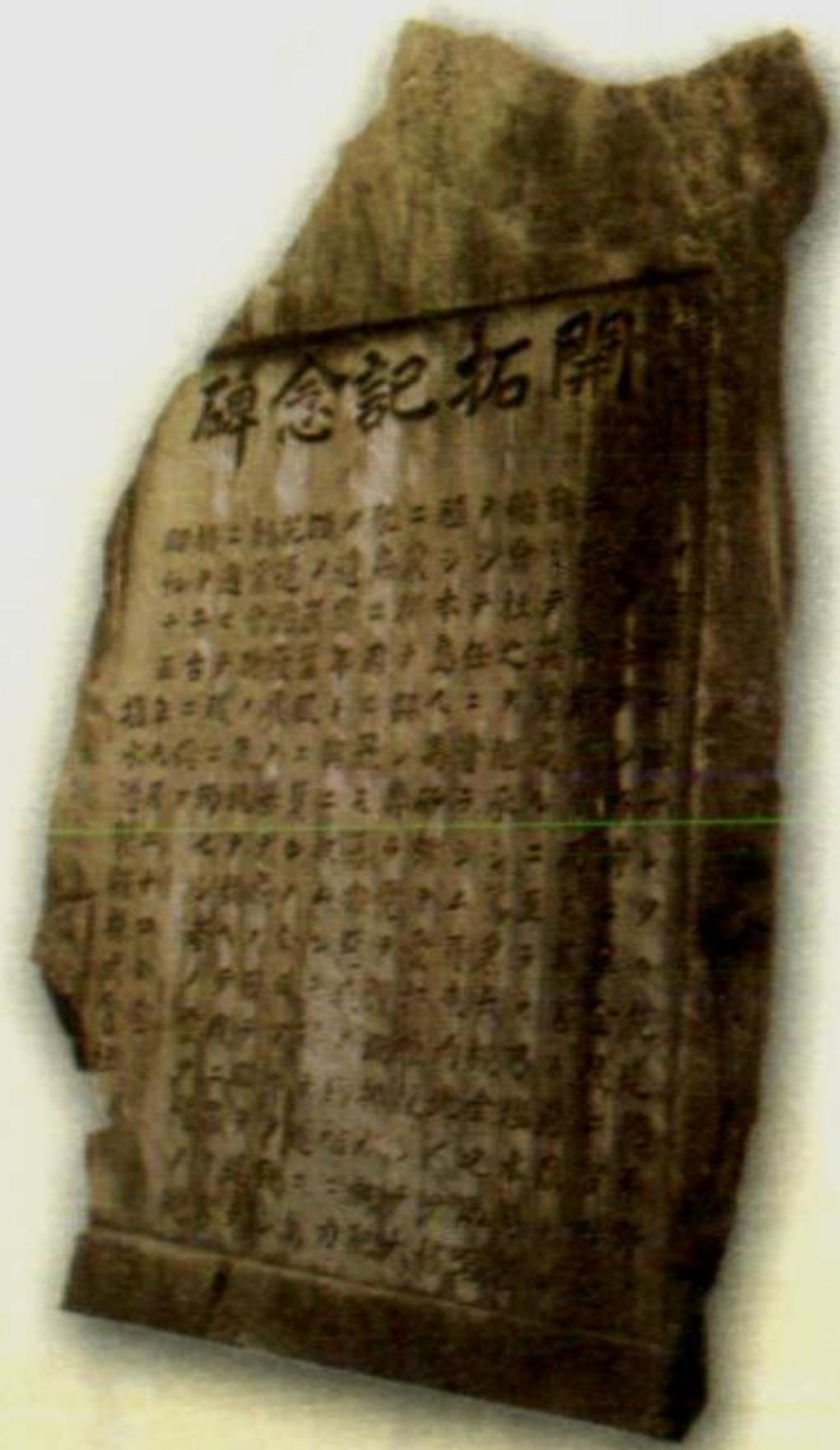
鹿港文武廟
「萬世師表」匾
探源 18

◎林永欽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吳全城（賀田村）「開拓記念碑」28

◎潘繼道



曇花一現的 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 35

◎陳青松



巧遇中興圳紀念碑 47

◎張炳榮、楊惠仙



1947年台灣出版的近衛文麿 手記 57

◎陳文添

好奇怪喔！

清代臺灣船掛荷蘭國旗

文：陳國棟

清代臺灣雖然要到 1862 年才正式開港通商，准許外國人往來，實際上外國人卻早已現身島上，從事不同的活動。這或許是因為臺灣位居帝國邊陲，官員比較偷懶，而民眾比較包容所致吧！所以儘管不合法，外國人還是大大方方地登陸臺灣。

大約在 1859 年的時候，英國倫敦的一家雜誌社派遣了一位擅長繪畫的記者到臺灣旅行採訪。¹ 在這一年 9 月 24 日出版



¹ 當時還未使用照相設備，而該雜誌社的出版品為畫報，因此記者要有「圖文並茂」的供稿能力，方可勝任。

的《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刊出了一篇這名記者的報導，其中有一段令人感興趣的文字是這樣說的：

有一件事很奇怪，福爾摩沙的國旗竟是荷蘭旗；笨重的中國帆船上插著荷蘭旗，看起來挺滑稽。²

這名記者看到臺灣沿海停泊或行駛中的中國式帆船，桅桿上掛著荷蘭的國旗，感到大惑不解。

在我們的時代，國際上對遠洋船舶採用「船旗國主義」，隨著船舶在那一個國家註冊就掛那個國家的國旗，以註冊的國家為「船旗國」，臺灣船或中國船掛荷蘭國旗並不足為怪。但是在這位記者生活的年代，本國船隻掛著外國國旗畢竟是一件多麼不尋常的事情呀，他怎能不覺得奇怪呢？

荷蘭國旗是紅、白、藍三色橫式條紋所構成的³，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文獻，如《巴達維亞城日誌》或《熱蘭遮城日記》中，它也經常被叫作「親王旗」(Prinsvlag, Prince-flag)，因為它實際上也正是荷蘭國主的徽記。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he VOC)的職員們發現：在與東亞民

2 見歐斯弗特(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臺北：經典雜誌，2002)，頁104。《倫敦畫報》的原文是：“Strange to say, the Dutch flag is the flag of Formosa; it looks funny to see these uncouth junks with it.”

3 紅色部份有時候代以橙色。橙色代表荷蘭國主(stadhouder)或荷蘭國王(koning, koningin)所屬的「歐蘭耶」(Oranje, Orange)家族。

族接觸時，強調國主的個人權威遠比強調國家權力來得有效，所以更常把他們的國旗叫作「親王旗」。⁴

在十七世紀當中，有三、四十個年頭（1624-1662），「親王旗」曾經飄揚在臺灣島上，也當成荷蘭東印度公司交付給歸順的臺灣原住民頭人的信物。然而如眾所皆知，早在 1662 年時，鄭成功就已經把荷蘭人從臺灣給趕走了。1683 年鄭克塽降清，而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 1895 年割讓給日本為止，統治臺灣的政權是大清帝國，怎麼會到十九世紀中葉時，臺灣還有帆船掛著荷蘭國旗呢？

其實《倫敦畫報》的記者在臺灣海邊看到的中國船舶為福建船，也就是所謂「綠頭船」。而在清代的圖像資料中，我們的確可以發現有一些福建船掛著紅、白、藍三色橫式條紋的荷蘭旗！稍後我們將提供幾張這樣的圖畫。

那麼，福建船掛荷蘭國旗的傳統又是怎麼來的呢？文獻顯示：在荷蘭人出現在中國海域後不久，中國海盜們就開始懸掛荷蘭國旗了。我們能找到的第一位見證人是邦特庫（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van Hoorn，參考附圖一）船長，他曾經參與

⁴ William Ysbrantsz Bontekoe (trans. by C. B. Bodde-Hodgkinson and Pieter Geyl),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25*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29), pp. 162.



▲附圖一 邦特庫船長的銅版畫畫像

來源：荷蘭荷恩（Hoorn）市西菲仕蘭博物館（Westfries Museum）提供。

1622-1624年荷蘭人侵佔澎湖的行動，他見過浙江的海盜船掛著荷蘭國旗！

1622年7月19日，邦特庫與其他僚船自澎湖前往中國海岸，其後遭風，被吹往北方，到了浙江沿海一帶。邦特庫寫道：

（1622年8月）11日，我們拔錨啓航，行駛到琅機山島⁵的下方，該島位於赤道以北二十八度半。我們曾用小舟

5 在浙江省台州灣、大陳島西方略偏北處。

探知島北有一不錯的拋錨所在，就到該地停泊，並且去尋找飲水和食物。食品少得不得了，幾乎可以說一無所有，但有好水。我們停泊在該處時，有些中國人駕著舢舨前來，送給我們每艘船白糖五筐。就我們從他們那裏所能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推斷他們是中國海盜，是一群對他們本國人幹搶劫勾當的人。第二天，我們取到水之後又再度啓航，但情況並無好轉。

18日，我們又在同一島的西邊下碇，這裏的拋錨地比另一個拋錨地好一些。它是一個海港，幾乎可以躲避各種方向的風。上述海盜的泊船所就在這裏。他們知道哪裏可以找到食物，也分給我們一些，但對我們全體船員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他們屢次提議，要我們跟隨他們上岸，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我們的掩護下，替我們弄到新鮮食品，並且可以滿載而歸，但是我們認這樣做並不妥當。他們把「親王旗」掛在他們的小船上，打著那種旗幟來搶劫自己的國人。

我們再度啓航，經過不同的天氣變化，才在9月22日到達澎湖群島，與我們的其他船舶會合。⁶

6 William Ysbrantsz Bontekoe, op. cit., pp. 90-91；譯文參考威·伊·邦特庫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pp. 77-78，稍作潤飾。

邦特庫在琅機山所遭遇的海盜顯然並不是股大勢力，他們的船舶似乎也不大，而活動的範圍可能也只在近海地方，但是竟然掛著荷蘭國旗搶劫。

我們另外看到的記載則涉及兩位十分有名的人物。一位是李旦。他在 1623 年春天時，曾經建議荷蘭東印度公司，請他們移轉幾艘他們先前搶奪到手的中國帆船給他，並且允許他掛著荷蘭國旗到南澳島打劫他自己的同胞，可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局沒有答應。⁷另一個人物是鄭芝龍。在他向明朝投降、接受招安之前一年，也就是 1627 年的冬天，福建當局寫信給荷蘭臺灣長官諾伊茨（Pieter Nuyts），抱怨鄭芝龍屬下的船舶掛著荷蘭三色旗在海上行劫。⁸

當時東亞海域國家的船隻懸掛荷蘭國旗，目的不外是避免荷蘭人打劫，或者是藉著荷蘭人的聲勢來威嚇其對手。這種掛旗的作為一般應該是中國船任意為之的；不過有時候，如李旦的情況，甚至還想獲得荷蘭人的授權！

十七世紀前半，日本人派遣「朱印船」到東南亞貿易。我們雖然沒有看到「朱印船」掛荷蘭國旗，但至少可以找到「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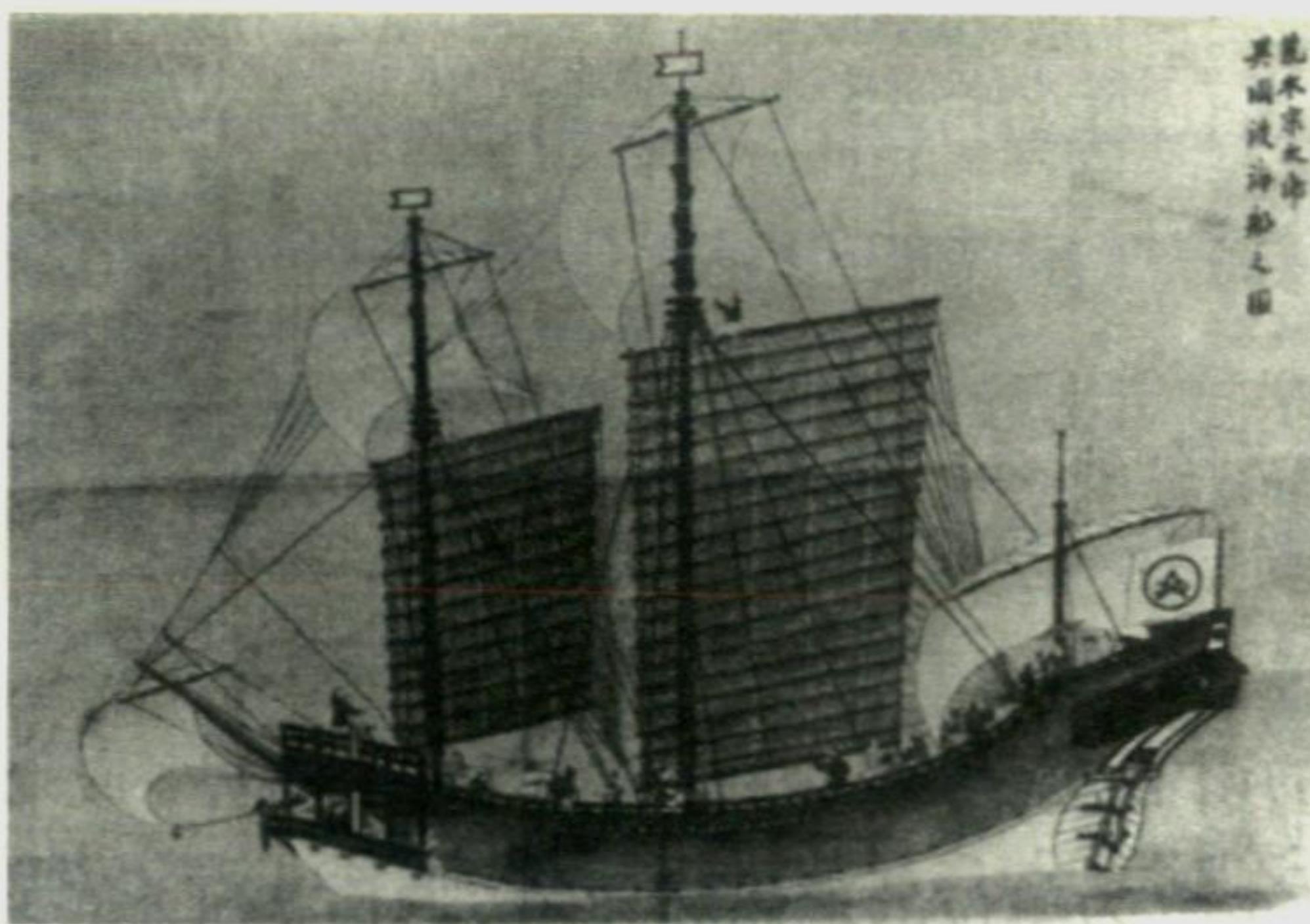
7 C. R. Boxer,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 (Cheng Chi-lung 鄭芝龍)," *T'ien Hsia Monthly*, vol. XI, no. 5 (April-May, 1941), p. 409.

8 Ibid., p. 418.

印船」懸掛荷蘭東印度公司旗幟的例子。在日本學者海野一隆所著的《地圖的文化史》一書中，我們就看到如下的描述：（參考附圖二）

荒木宗太郎使用過的南方渡海朱印船⁹（長崎森家藏品）。

荒木宗太郎為長崎的貿易商，經常往返於長崎和東南亞一帶。早期的朱印船為中國式帆船，到寛永年間變為船體和竹帆為中國式，而船首的前突帆、前桅和主桅的高帆以及船尾等則為西洋式，如圖上所見，可稱其為日本式。掛有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三個字母倒書的船旗。¹⁰



▲附圖二 荒木宗太郎異國渡海船之圖

來源：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p.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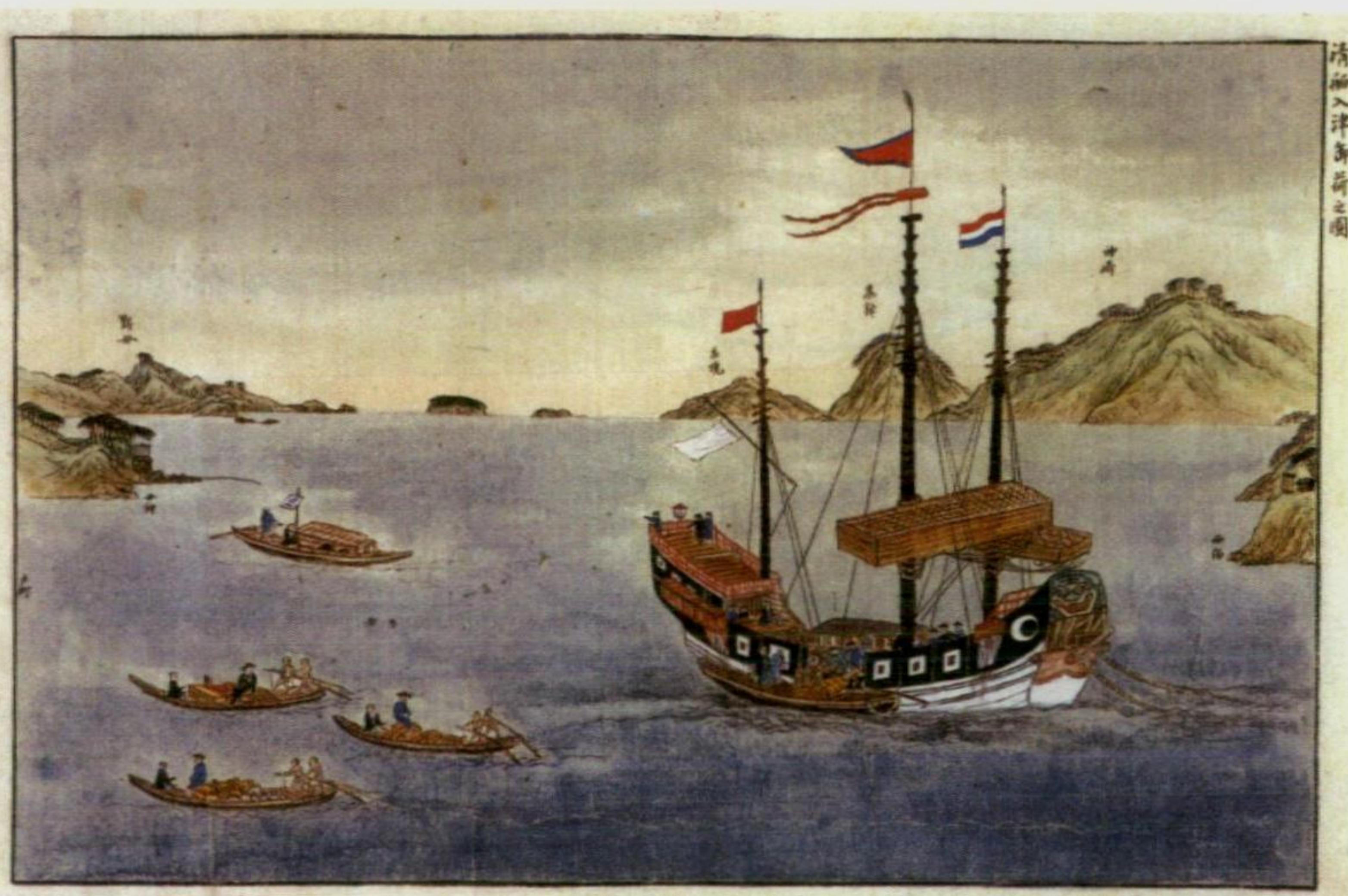
9 圖上文字云：「荒木宗太郎異國渡海船之圖」。

10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圖在p. 83；圖說在p. 164。

但是日本「朱印船」為何要懸掛荷蘭東印度公司旗，又將之倒過來掛，則不甚明瞭。

清代期間，中國帆船也到日本貿易。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有高川文筌畫的《唐蘭館圖卷》，描繪中國商船進港卸貨的景象。該繪卷中的〈清舶入津御荷之圖〉，就描繪掛著荷蘭旗的清代商船。（參考附圖三）

有趣的是十九世紀初的中國戰船竟然也掛荷蘭國旗！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軍機處檔案，第 050792 號為「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第 050793 號為「一號同安梭船圖」。馮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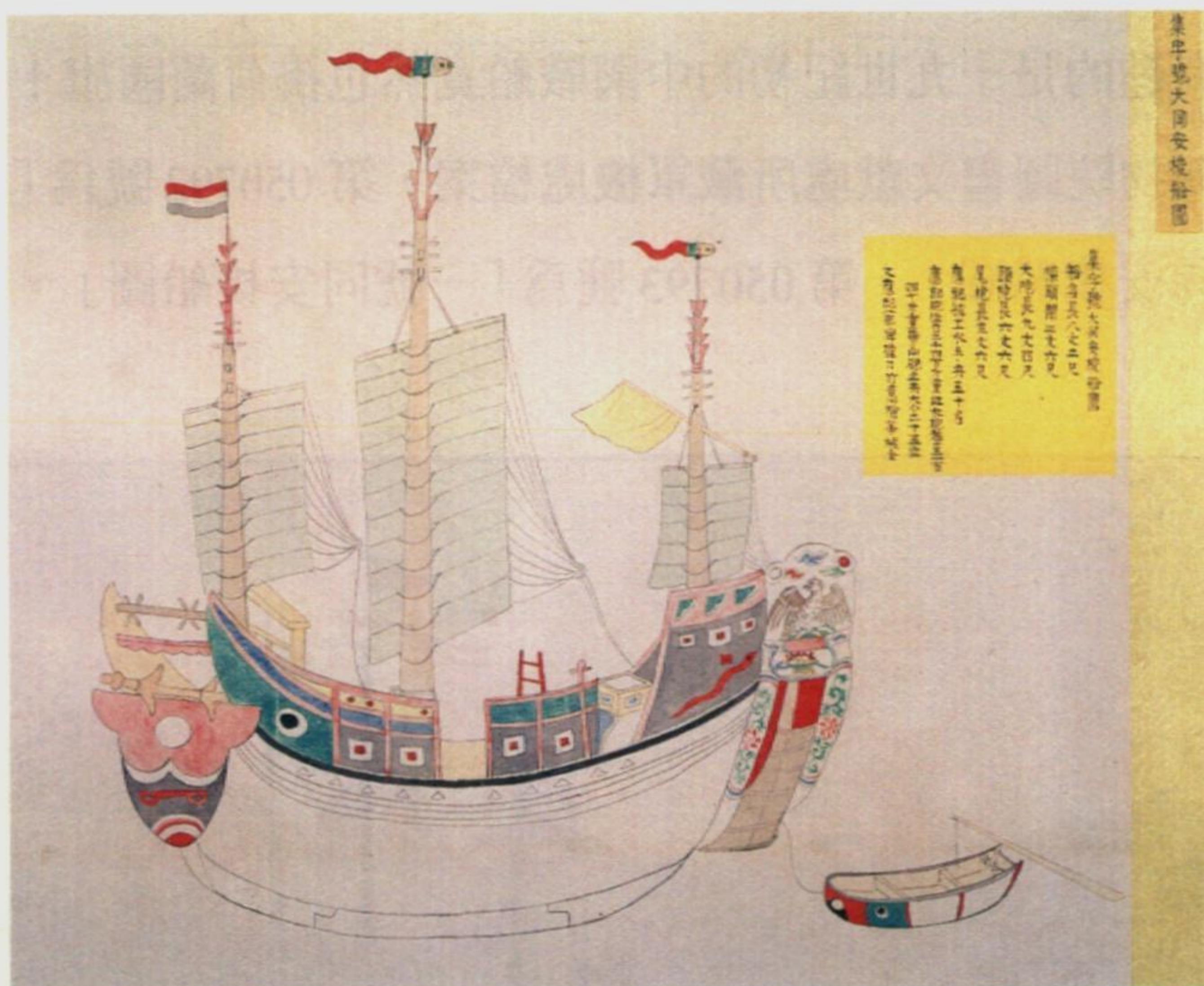


▲附圖三 清舶入津御荷之圖

來源：大庭脩編著，《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3），p. 134。
說明：荷蘭國旗插在前桅頂端。

珠、李天鳴曾為文介紹。¹¹同安梭為一種中式帆船，本來是商船，嘉慶年間（1796-1820）改作戰船使用。在這兩張設計圖上，我們發現前桅頂端也都掛著荷蘭國旗。（參考附圖四、附圖五）

嘉慶末年距離 1620 年代差不多有兩百年之久。到那時



▲附圖四 「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藏品
來源：李天鳴編，《兵不可一日不備—清代軍事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p. 41。

11 其中「集字號大同安梭船圖」曾刊在《故宮月刊》第125期，馮明珠，〈清代檔案展述介〉文，p. 4。兩圖又同時刊於李天鳴編，《兵不可一日不備—清代軍事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p. 41。

候，荷蘭早已不再是東亞的海上強權，懸掛荷蘭國旗早已失去原來有的保護色彩。福建商船繼續張掛紅、白、藍三色旗，甚至連移作戰船使用的「同安梭」也照掛不誤，可以說是習焉不察，只把荷蘭旗當成是裝飾船舶的種種綵旗之一，完全不知道兩百年前的用意了。這也難怪 1859 年時《倫敦畫報》的記者會在臺灣發現「福爾摩沙的國旗竟是荷蘭旗；笨重的中國帆船上插著荷蘭旗，看起來挺滑稽。」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附圖五 「一號同安梭船圖」，國立故宮博物院（台灣）藏品
來源：李天鳴編，《兵不可一日不備—清代軍事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p. 41。

吳全城（賀田村）

「開拓記念碑」

文：潘繼道

開拓記念碑¹

嶮山怒濤ニ阻マレタル花蓮港平野ノ開拓ヲ企テシ者前ニ
吳全後ニ賀田金三郎ノ兩君アリ而モ蕃害ト瘴癘トニ難シ
テ其業成ルニ至ラス乃塩水港製糖會社之ヲ繼承シ篤農大
槐幸之助君ヲシテ任ニ當ラシム爾來内地人ヲ移植シ本島
人高砂族ヲ愛撫使役シテ大ニ農耕ラ興シ專ラ意ヲ灌溉排
水施肥驅蟲ニ用ヒ最モ蕃害惡疫ノ防衛ニ力メ遺寶年ト與
ニ収ムルテ得テ遂ニ萬頃ノ蔗葉風ニ薰ルノ今日アルヲ致
シ花蓮港發展ノ基ヲ成ス因テ碑ヲ建テ創業當時ノ氣魄ヲ
稱ヘテ疫ニ罹リ害ニ遇ヒテ職ニ殉セシ者ノ靈ヲ慰メ遺績
ヲ千古ニ傳フ

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建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1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花蓮縣鄉土教育與考古學專家王天送老師，因為他的帶領，筆者在訪查時有非常多的收穫。



▲圖1.「開拓記念碑」全景

以上是吳全城（賀田村）「開拓記念碑」的碑文，裡面提到了吳全城開發的艱辛。吳全城曾經是壽豐鄉的一個村（吳全村），後來被合併於平和村。不過，廣義的吳全城，包括了西側的志學村。最早在吳全城建立聚落的，是吳全所帶領的漢人開拓團隊。

清嘉慶十七年（1812）後，漢人拓墾的團隊來到了後山。這年，李享、莊找用布疋向南勢阿美、鄧蘭等五社通事購買土地，開墾今吉安鄉、壽豐鄉及花蓮市的一部分，²但鄰近的撒基拉雅（Sakiraya）原住民經常與之衝突。清道光四年（1824），

² 曾一平，〈漢人在奇萊開墾〉，收入《花蓮文獻》1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3），頁77-79。

墾眾因遭受撒基拉雅人攻擊而放棄耕地，走避於南勢（今吉安鄉）；隔年，淡水人吳全、蔡伯玉自噶瑪蘭（今宜蘭縣的平原地帶）招募 2800 人來後山墾殖，李享、莊找把土地分給他們，更從諸社購買北自木瓜仔（木瓜溪），南至刺仔（支亞干溪，今壽豐鄉與鳳林鎮交界溪流）之地開墾，於是設公館、立公約。

由於附近是太魯閣族木瓜番的獵場，吳全等人屢遭木瓜番的侵襲，於是修築「吳全城」自衛。道光七年（1827），吳全等人又從諸社購得北起得其黎（秀林鄉崇德村），南至大鼻（今花蓮市華東路，又稱「大笨」，Duabun）之地，並招募佃人墾殖，築壘禦之，取名為「新城」。³這片土地正是太魯閣族外太魯閣番出沒的區域。當時太魯閣族、撒基拉雅族、南勢阿美族對移墾漢人侵擾不休，加上墾民入墾後水土不服，而不久吳全又罹患疾病去世，使得諸佃恐懼，不安耕作，終至四散逃逸，於是多年經營的田地復告荒蕪。⁴

3 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花蓮文獻》4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5），頁 92-93；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9），頁 5；曾一平，〈漢人在奇萊開墾〉，頁 78-79；苗允豐、黃瑞祥合編，〈花蓮縣疆域（附地名考）〉，《花蓮文獻》4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5），頁 18。

4 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頁 93；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5-6。

日治時期，日本企業家賀田金三郎進入吳全城拓墾。賀田金三郎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獲得總督府許可，預約開墾花蓮港至臺東之間的加禮宛（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一帶）、吳全城、馬里勿（花蓮縣鳳林鎮、萬榮鄉的平原地帶）、大埔尾（臺東縣鹿野鄉瑞源村一帶）、加路蘭（臺東市附近）原野，並招致日本國內移民（私營移民）開墾吳全城，以便生產甘蔗等作物。當時在吳全城有日本移民 53 戶，共計 164 人。⁵ 由於以他為首的「賀田組」，多年來在吳全城從事拓殖事業，為了肯定他的付出，因此，吳全城改稱為「賀田村」。⁶

但「賀田組」的拓墾事業無法如預期般的順利，其原因之一在於勞力問題。其所雇用的「番人」（原住民）勞動力，「坐臥無常，難以使役」。至於來自日本國內的移民，則又因為不適應東臺灣的氣候、瘧疾，加上遭遇番害（遭原住民攻擊），而使得成效大打折扣。而在風土適應以及恐懼番害心理方面都比日本人好的漢人，「賀田組」雖然也曾經由鹽水港支廳，或者從新竹、宜蘭一帶引入，但仍未獲得具體成效。在衡量各項

5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311；吉武昌男，〈臺灣に於ける農業移民〉，收入《臺灣經濟年報》（東京：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1942），頁548。

6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移民課，1919），頁61。

因素之後，賀田組不得不退縮或改變事業方針。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月，賀田金三郎與荒井泰治等人合組「臺東拓殖合資會社」，繼承「賀田組」事業；大正三年（1914）七月，該社與「鹽水港製糖」合併。⁷

「鹽水港製糖會社」是臺南鉅商王雪農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二月籌組，明治四十年（1907）由日人增資，改組為「新鹽水港製糖會社」。明治四十三年（1910），合併「高砂製糖株式會社」；大正三年（1914），又合併「臺東拓殖株式會社」；大正六年（1917），改稱為「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以開發東臺灣花蓮港一帶為目的。大正九年（1920），開發工作告一段落，再改回「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昭和十五年（1940），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時，「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吳全城建立「開拓記念碑」，以紀念吳全、賀田金三郎以及「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先後開發吳全城的功績。其碑文的中文大意為：「圖謀開拓被險山怒濤所阻隔的花蓮港平原者，前有吳全，後有賀田金三郎兩位，但因遭受番害與瘴癟之阻撓，以致開拓事業無法達成。鹽水港製糖會社繼承

7 鍾淑敏，〈政商關係與日治時期的東部臺灣—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發表於《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12月13日-14日），頁12-16。

其遺志，由熱愛農業的大槻幸之助擔當此重任，自那時候起將日本人移民進來，並疼惜地驅使本島人及高砂族，大興農耕，專心致力於灌溉、排水、施肥、驅蟲，尤其更致力於防範番害、惡疫，而能逐年蒙受此寶藏（遺寶、土地），終於在今日得以聞到萬頃蔗園隨風飄香，奠定花蓮港發展之根基。因此，特建此碑，以稱讚創業當時之氣魄，並安慰罹患惡疾、遭番害殉職之英靈，並將此拓荒事蹟永傳千古。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建立。」

這座紀念石碑保存得相當完整，上頭文字也非常清楚，目前仍矗立在東華大學正門口附近的吳全社區。偶爾也會有附近的居民前往憑弔，並倒上小酒，安慰曾在這塊土地上拓墾，卻不幸犧牲的英靈。

而社區的活動中心（平和國小吳全分校舊址）前面，也有平和國小家長會、平和暨吳全社區理事等發起，用數塊大理石砌成的「吳全城史蹟簡介」。其建立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七月七日，比「開拓記念碑」晚了四十八年，但因為



▲圖2.有人前往憑弔的「開拓記念碑」



▲圖3.舊吳全分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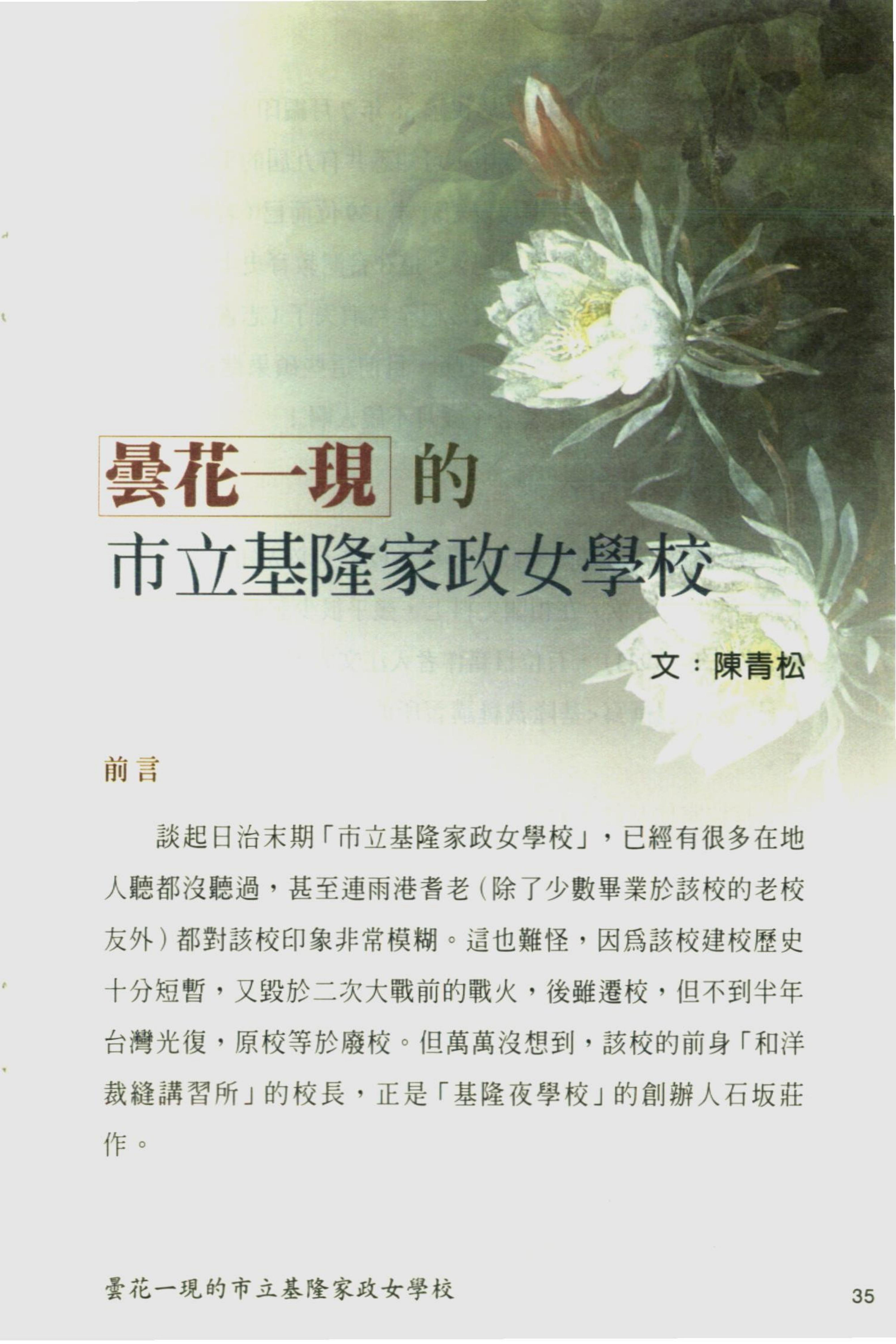
▲圖4.「吳全城史蹟簡介」碑

材質的關係，在風吹、日曬、雨淋之下，有些文字已經模糊不清。

日治時期，在日本企業家及拓殖會社的經營之下，這裡曾經繁華過一陣子。據王天送老師的研究，以前日本人蓋有兩排的酒家、茶室、旅館及小學。

如今的吳全城，已經是繁華褪盡，只剩農家氣息的小社區。有空來花蓮時，不妨走一趟吳全社區，品味這個寂靜的小聚落，看看「開拓記念碑」，並緬懷這些拓墾者的辛勞與事蹟。

(潘繼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曇花一現的 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

文：陳青松

前言

談起日治末期「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已經有很多在地人聽都沒聽過，甚至連雨港耆老（除了少數畢業於該校的老校友外）都對該校印象非常模糊。這也難怪，因為該校建校歷史十分短暫，又毀於二次大戰前的戰火，後雖遷校，但不到半年台灣光復，原校等於廢校。但萬萬沒想到，該校的前身「和洋裁縫講習所」的校長，正是「基隆夜學校」的創辦人石坂莊作。

從該校光復後所編輯（於民國 58 年 7 月編印）的《基隆家政女學校 --- 緑友會同學錄》中，可知悉共有九屆的畢業生，其中屬於台籍女學生，歷屆校友總計才 139 位而已（若連同日籍女學生，頂多才三百位同學吧），這在台灣教育史上而言，可說曇花一現，該校於台灣光復後已全然消失了（志書上僅有簡單的記載），不禁令人喟然長嘆。目前這些碩果健在的老校友，皆是祖母級以上的耆老，歲月不饒人啊！

一、和洋裁縫講習所¹

要想瞭解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之校史，必先知道「和洋裁縫講習所」的沿革。在相關史料上，幾乎很少記載此事，唯獨在昭和 8 年（1933），有位日籍作者入江文太郎的著作《基隆風土記》，特別撰寫〈基隆裁縫講習所的由緣〉，筆者乃簡述如下。

有位家住基隆入船町（今二沙灣入船里一帶）的熱心人士中島克巳，最先提議成立輔導當地婦女同胞有一技之長的機構。藉此機會教導這些婦女，利用閒暇學習一些修補魚具、魚網之類的簡易工作，多少對魚業相關行業有所助益。由於中島克巳之熱誠推動與服務，獲得台北州政府之撥款補助，乃於昭

1 入江文太郎，《基隆風土記》，1933 年 8 月，頁 193 至 196。

和5年(1930)2月1日正式創立「和洋裁縫講習所」，並聘請專業女老師中村擔任，同時得到哨船頭「明照寺」(座落在義重町5丁目8番地，今之中正區信義里)的住持明山法師之贊助，提供該寺的一隅做為上課地方，且一律免收學費。

當第一期的講習班於昭和6年3月底圓滿結束時，卻傳出該所出了一些狀況，有意解散，正陷入絕境之際，突覓得佳音，由「基隆婦人會」毅然決然的全權接辦，才使得「和洋裁縫講習所」繼續存在。

由於基隆婦人會的名譽會長，也是基隆港築港所長松本夫人，她的登高一呼，會內之重要幹部，有長濱、岸田、宇田、古山、藤村、加藤、小野、市長夫人等多位之支持，再加上有市長加藤先生的強力後盾，乃決定將「和洋裁縫講習所」列為該會的最重要附屬機構。

基隆婦人會乃決定於昭和6年(1931)5月開始，借用基隆夜學校的教室，做為日間上課之處。除了原先已任教裁縫科目的名師中村外，另增家政科目，聘請基隆高等女學校退休老師，也是築港工事部藤村技師的母親為教職，再邀請基隆高等女學校教務主任新美先生，為學生做課後輔導的工作。

和洋裁縫講習所一切的人事安排就緒後，有賴基隆婦人會的全體會員分工合作，義務的幫忙招募學生，準備教材而盡力，而使得和洋裁縫講習所的聲名大噪。到了昭和7年，基隆

夜學校的新校舍二層樓落成後，乃搬至二樓的新教室上課，使得講習所大有進展。想當初由於中島克巳的發起、明照寺住持明山法師的支持，與中村女老師的任勞任怨，才奠定美好的基礎；最後這些豐碩的成果，全歸功於基隆婦人會的努力，以及基隆夜學校石坂校長的貢獻。

二、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

在官方的資料中，目前僅發現昭和 10 年，由基隆市役所編印《基隆市教育要覽》，內僅有幾行文字的敘述，今簡記之。「基隆和洋裁縫講習會」設在基隆夜學校，校址是壽町 1 町目 41 番地，當年度學生共有 65 名，職員 3 名，修業各為一年（每年 5 月 9 日入學），所長是石坂莊作。至於入學資格，共分成三個級別：（一）一般小學校、公學校畢業女學生唸「預科」。（二）本會預科畢業或者是一般高等科畢業者，才能就讀「本科」。（三）本會本科畢業或者是一般高等科畢業者，就可進修「研究科」。²

由於基隆和洋裁縫講習所授課的科目非常實用，大受好評，於昭和 11 年（1936）7 月，升格為學校，更校名為「基隆技藝女學校」，校址仍設在基隆商業專修學校，首任校長為石坂

2 《基隆市教育要覽》，基隆市役所，1935 年 10 月，頁 25。

莊作。直到昭和 14 年（1939）4 月，一方面校譽佳、學生人數漸多，原借用教室不敷使用；另方面原校長身體狀況不佳，就交由基隆市役所接辦，改為官營的「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官派校長為日籍山本真，且遷至新校地綠町 50 番地（今東明路基隆地方法院），校舍規模煥然一新。（筆者訪談第三屆校友廖鸞嬌女士，她指稱由於基隆家政女學校新校舍後山有一大片綠草如茵的山坡地，為全校女同學的最愛，她們暱稱為「綠丘」；也因為「綠丘」的關係，後來她們畢業後的校友會，始稱為「綠友會」）。



▲圖 1.1940 年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學生（著夏季服裝）至新校區整地。



▲圖2.1941年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第二屆3年級畢業班至外地畢業旅行(著冬季服裝)。

►圖3.1941年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畢業班同學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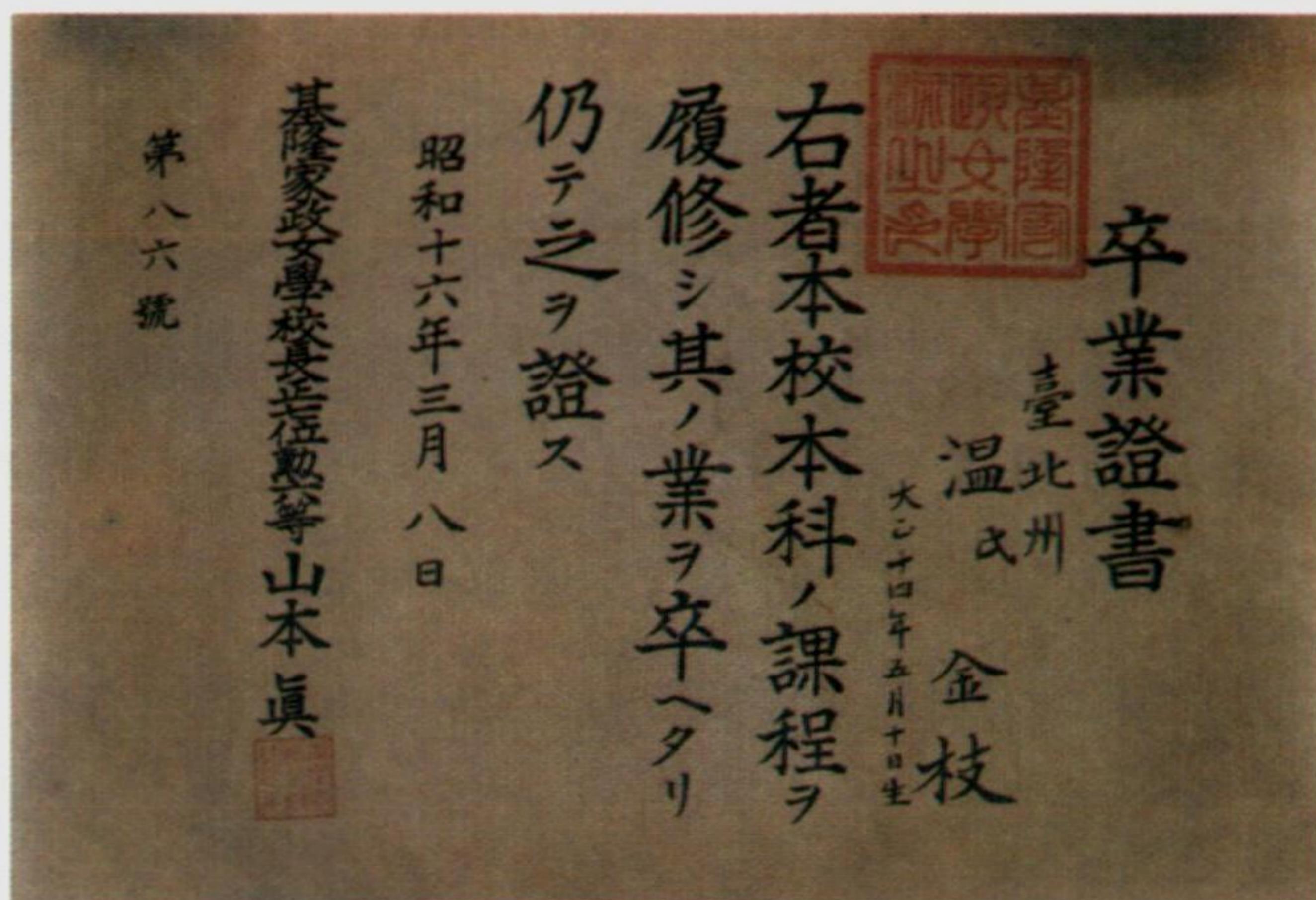


筆者訪談第二屆的前輩溫金枝女士（今已高齡80歲），她老人家記憶猶新的娓娓道出在家政女學校往事：「家政女學校原校址是借用基隆商業專修學校上課，後來學生愈來愈多，乃向日本政府申請為正式學校，並遷校至今之基隆地方法院。改制後，學生入學皆要考試，以日本女孩居多，台籍較少。另外改制後的市立家政女學校，『本科』為三年制，每年只招生一個班級（人數不超過四十位），全校本科才共有三個年級、三個班；尚有『自由科』及『研究科』則屬於二年制……。」

最令溫女士引以為傲的一件事，她老人家馬上開懷暢談：「我們學校有個優良傳統，就是一年級新生的校服，全部由三

年級的學姐親自裁縫、量身訂製成『全新』的制服，再送給每位學妹……。因為『裁縫』是我們學生必修科目，一來檢視自己所學的成果，二來與學妹聯絡友誼……。」這還是筆者頭一次聽到學校有如此優良的校風，不僅教學相長，更能加強聯繫師生的情誼，令人羨慕。

後來筆者再度請教溫女士，有關當時她唸家政女學校一年級的校長石坂莊作（第二屆一年級仍暫借基隆商修專修學校上課，二年級起才搬至新校區，而溫女士畢業時、即昭和 16 年、已換新校長山本眞），學生對石坂校長的印象如何？她不假思索的說：「當時我的個子較小，坐在教室前面第二排，因此石坂校長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每週一、第一堂課的『修身



▲圖 4.1941 年 3 月基隆家政女學校學生溫金枝畢業證書。

課』，必由石坂校長親自上課。有幾次他好像感冒咳嗽，在課堂中咳痰時，皆從和服袖口取出衛生紙，將痰包起來再放入他的口袋裡，即便是這些小動作，校長都按照日常禮儀，合乎衛生又動作文雅，迄今仍記憶鮮明。儘管校長平日的一舉一動皆十分有威儀，但講起話卻和藹可親，人人都知道他是位『人格者』，可惜沒有子嗣……。」從溫女士的口吻中，更可證明石坂校長是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君子儒。

三、市立基隆商業實踐學校

至昭和 19 年（1944），因應時代潮流所趨，將學校原本只有家政科再擴大授課範圍，以吸引更多有志的女學生入學，且又能多學習一項謀生技能，因此在同一年的四月間，校名更換為「市立基隆商業實踐學校」。不過才剛屆一年之際，於 1945 年 5 月遭逢二次大戰末期，綠町新校區的校舍，不幸全遭盟機炸毀，校務停擺，無法上課（據廖鸞嬌女士指出，在 1945 年春，為了躲避空襲，全校師生皆搬桌椅至公會堂後面上課）。台灣光復後的十月底，綠町校區已無恢復的可能，形同廢校，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至此結束告一段落。³

台灣光復後，民國 34 年 12 月借用原日治時期座落在天神

³ 鄭慶宗，〈基隆市志・教育行政篇〉，基隆市政府，2003 年 4 月，頁 23、114。

町（今劉銘傳路 132 號）「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此校於光復是年即廢除）的校舍，更名為「基隆市立女子初級中學」，校長為申屠晉，亦是光復後今日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最初創校的校長。⁴

該校歷屆畢業校友中，最知名的女史，首推已故雨港第一位詩、書、畫「三絕」的女書法家黃寶珠老師（第二屆）。其他於台灣光復後擔任過教職的有溫金枝（第二屆）、廖鸞嬌（第三屆，也是泰安齒科診所呂理國醫師夫人）、蔡錦鸞（第七屆，也是教育世家）……。至於第一屆前輩有已故財經股市專家林茱香（今雨港大詩家陳祖舜夫人）及保險業蔡錦裡。尚有本市名門閨秀的已故陳淑敏（第二屆，也是前大同吟社陳其寅社長大女兒）、林阿春（第三屆）、陳清香（第四屆，也是仁壽診所鄭坤樟醫師夫人）、陳梅（第六屆）等諸位女士，皆對地方有所貢獻。

儘管日治時期「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早已不存在，不過歷屆的校友們仍常有聚會。曾於民國 58 年 7 月由該校校友會一綠友會，編印一冊極為珍貴的同學錄，內刊載基隆家政女學校師生的名錄地址，藉此加強聯絡感情。特別是這冊同學錄，由該校第四屆畢業高才生陳清香女士所編輯；陳女士日文造詣高

4 同上註。

深，文筆精湛，她用日文書寫〈編輯後記〉一文，讀之令人無比動容，今由本市耆宿陳德潛教授譯成流暢中文，以饗讀者。

(陳青松 基隆市志文化篇撰稿、基隆市政府古蹟評鑑委員)

【附錄一】〈綠友會同學錄〉編輯後記⁵ 陳清香撰 1969.7

各位同學大家好，咱們應記憶猶新，每逢漫長的暑假是我們的最愛，三、五好友結伴遊山玩水，沐浴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每當禮讚「生命之歌」，必勾起豆蔻年華的真、善、美時光。

德國大文豪赫曼赫塞的詩句：

「儘管五顏六色的花朵是多麼的耀眼迷人，總比不上青春年華的嬌艷啊！」

我們曾經有過眺望遠方山巔的夢想，懷念在家政女學校那段「清湯掛麵、勇於夢想、真情流露」的黃金歲月。同學們的齊聲歡唱，就像一張無所不能的魔毯，載我們自由奔放、遨翔天際。印象中最鮮明的，莫過於東町的校舍，背後山坡綠地栽種了許多蕃茄、茄子、捲心菜；每日朝會前一小時的肩挑人工施肥之義務勞動，這些點點滴滴的瑣事，如歷歷在目。猶記得跟隨老師揹著畚箕、用鋤頭挖掘工事，為興築校舍而努力，

5 陳清香，《基隆家政女學校—綠友會同學錄》，1969年7月，〈編輯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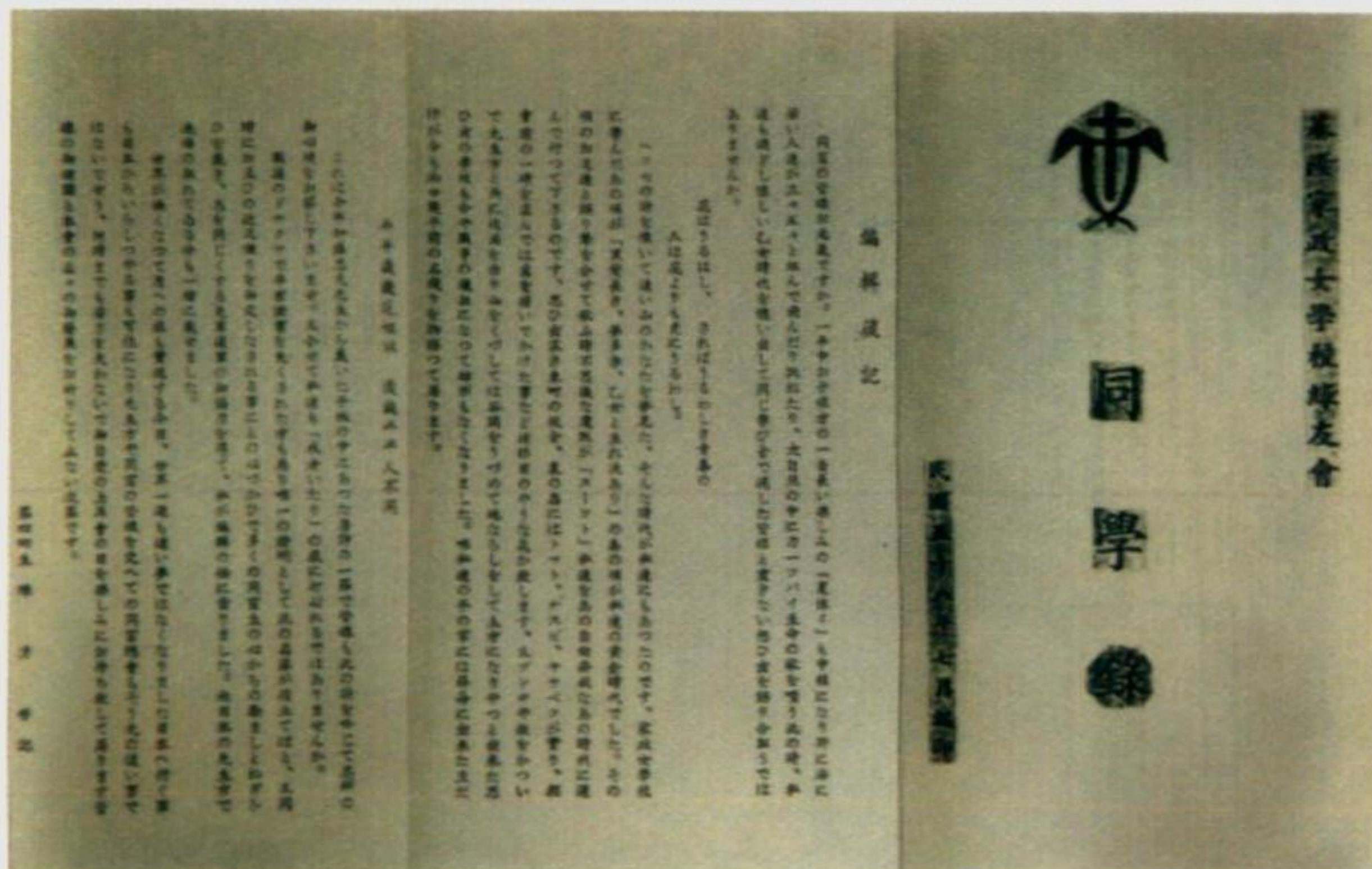
可惜因戰火波及而夷爲平地。唯獨我們的手掌卻長成厚厚結繭，烙印下二十多年前的永恒記憶。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這是今年加藤忠夫老師的華翰中，所引用的一句唐詩，請大家用心的吟誦此詩句，必能體悟恩師的心境。同我們也都有「紅顏漸老」的感觸啊！

若因二次大戰而遺失畢業證書的同學，亦可以此同學錄做爲證明之用，並進一步瞭解彼此的近況。感謝前後期同學之幫忙與推舉，我才有這個機會擔任編輯。倘若各位同學能取得日籍老師之詳細通訊處，亦請提供、將儘速刊載於同學錄。

「咫尺天涯」，連登陸月球旅行也將實現，何況是環遊世界絕非做夢。或許有朝一日，我們能召開師生聯誼總會，寄盼大家永保青春健康，後會有期，並祝本會欣欣向榮。



◀圖 5.1969 年
基隆家政
女學校綠
友會同學
錄及陳清
香所撰
「編輯後
記」。

【附錄二】

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 沿革表

設立日期	校名	校長	校址
1 昭和5年 1930.2.1	和洋裁縫講習所	(發起人中島克己)	哨船頭、明照寺 (義重町5丁目)
2 昭和6年 1931.5	同上	基隆婦人會接辦	基隆夜學校
3 昭和9年 1934	基隆和洋裁縫講習所	石坂莊作	同上
4 昭和11年 1936.7	基隆技藝女學校	同上	基隆商業專修學校
5 昭和14年 1939.4	市立基隆家政女學校	山本真	綠町50番地 (今基隆地方法院)
6 昭和19年 1944.4	市立基隆商業實踐 學校		同上
7 昭和20年 1945.5		同上	校舍全遭盟機炸毀 「基隆家政女學校」 至此結束。

製表者：陳青松



●圖一 通往中興圳的幽靜竹徑

巧遇中興圳紀念碑

文：張炳榮、楊惠仙 / 圖：呂俊育

人的一生，隨時隨處充滿偶然與驚奇，增添美好與難忘回憶！中興圳紀念碑的採拓，就是這麼一個巧遇的故事…

今年初雨水豐沛，預定於三月底至梅雨時節前，依年度計畫密集進行採拓，未料，四月十二日又值鋒面過境，只好避開中北部雨區轉往南下，工作標的即為嘉義縣竹崎鄉民宗教信仰中心真武廟的改建碑記等。

由於真武廟改建碑紀為水泥石材，甚為乾燥，經二次上水、上白膠，仍因水份快速被水泥吸乾，宣紙硬生生的掉落而告失敗，在一旁觀看、人稱「博士」的先生「有點」熱心，以先輩的口吻勸我們須入境隨俗，先入廟行禮如儀，上香稟知神明來意，再進行採拓為宜。經交談方知這位博士係曾任竹崎國中歷史老師三十餘年退休的簡弘茂老師，成大歷史系畢業，熱愛台灣歷史，平日即關心地方鄉土文化，常常帶領學生於田野間進行調查，對地方文化與史蹟相當嫻熟。在拓碑的過程中，除交換拓碑心得、瞭解竹崎歷史外，他並提供幾處未見於文獻而頗具採拓價值的碑碣，於是我們一行人決定邀其帶領，前往所提「中興圳碑」一探究竟，幾經轉彎入義竹村產業道路，駐車路旁，步入小徑（圖一），順著山溝穿過濃密的竹林約100公尺，盡頭即見壯闊的中興圳堰堤（圖二），右前方透過濃密的竹叢隱約可見守護者中興圳的紀念碑背影，真叫人喜出望外，此地點方圓一公里內無任何住家，若非經指引，實不易尋獲，或許正因此，此頌揚日本政府德政的碑記得以未受破壞，保存至今。

精緻的中興圳紀念碑

粗糙、簡陋或許不一定全然是劣質，有時反蘊含「原始」與「生命力」；然而，精緻所述說的「追求完美」與「認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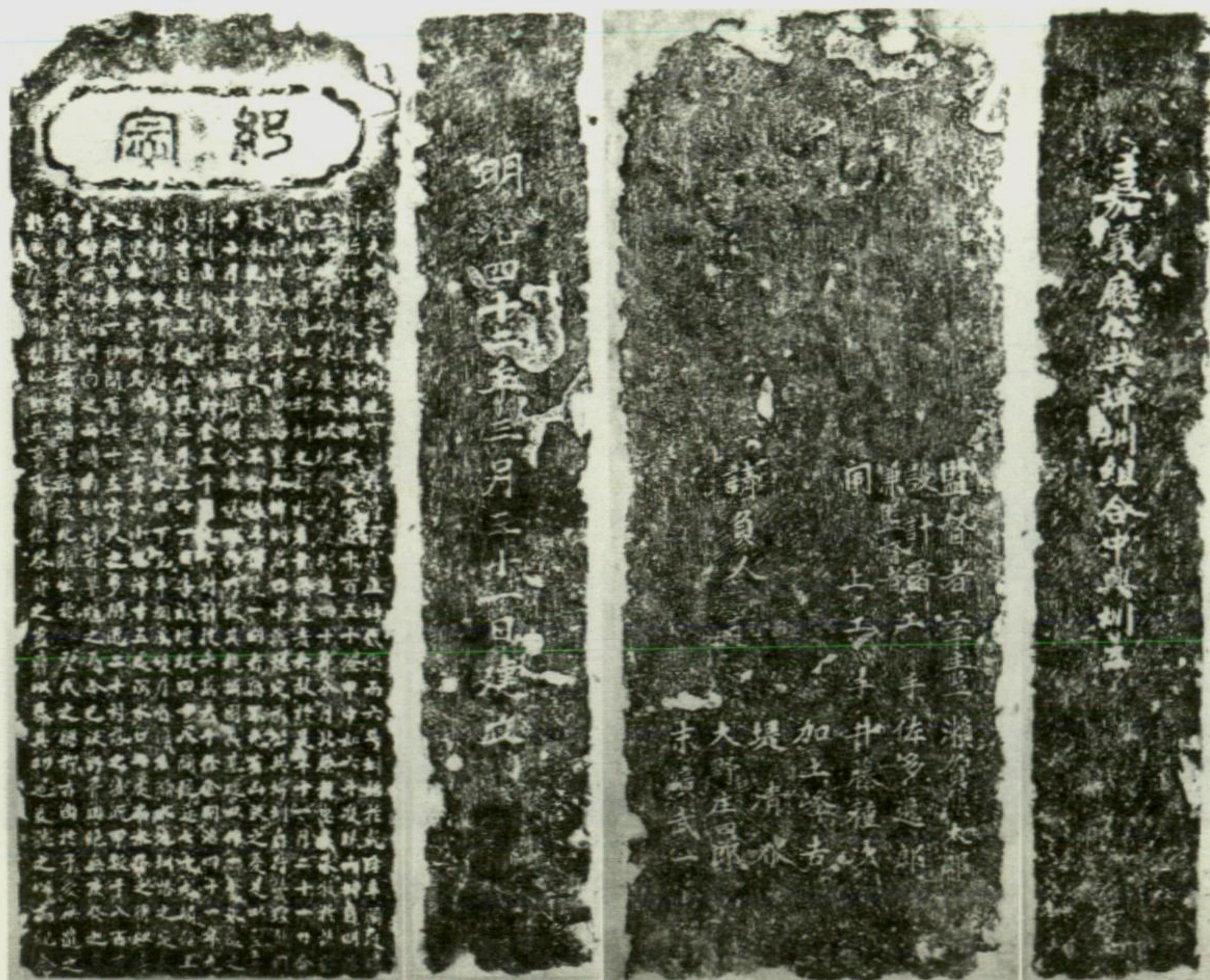


▲圖二 紀念碑對面的壯麗中山圳堰堤

度」，卻是不容置疑的。此紀念碑（圖三）內容將中興圳之歷史、興建過程及興建後之效益精細詳實記載，共有六面鐫刻，文體雋茂，分上層及底座，上層係主碑，為明治 42 年（1909）興建的紀念碑，高 150 公分、寬 60 公分、厚 25 公分，砂岩石材質，位處圳頭、風多水氣重，風化情況至為嚴



▲圖三 中興圳紀念碑



▲圖四 中興圳紀念碑文拓本

重，正面上方橫向陽刻「紀念」二大字，文陰刻（圖四左）：

原夫中興之爲圳也實創於清曆雍正時代繼而六斗圳始於乾隆年間雙環圳始於嘉慶年間灌溉水量不過千百五十餘甲中如六斗雙環兩圳自明治三十六年以來屢次破壞幾爲廢圳迨四十年八月北原種忠氏承牧於茲體察地方情勢以爲埤圳之關於產業發達者大故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合雙環中興六斗宮口海豐各埤圳名曰中興認定爲公共埤圳自行管理然因○來之水量告乏灌溉不給幾年僅獲一回者猶不免有凶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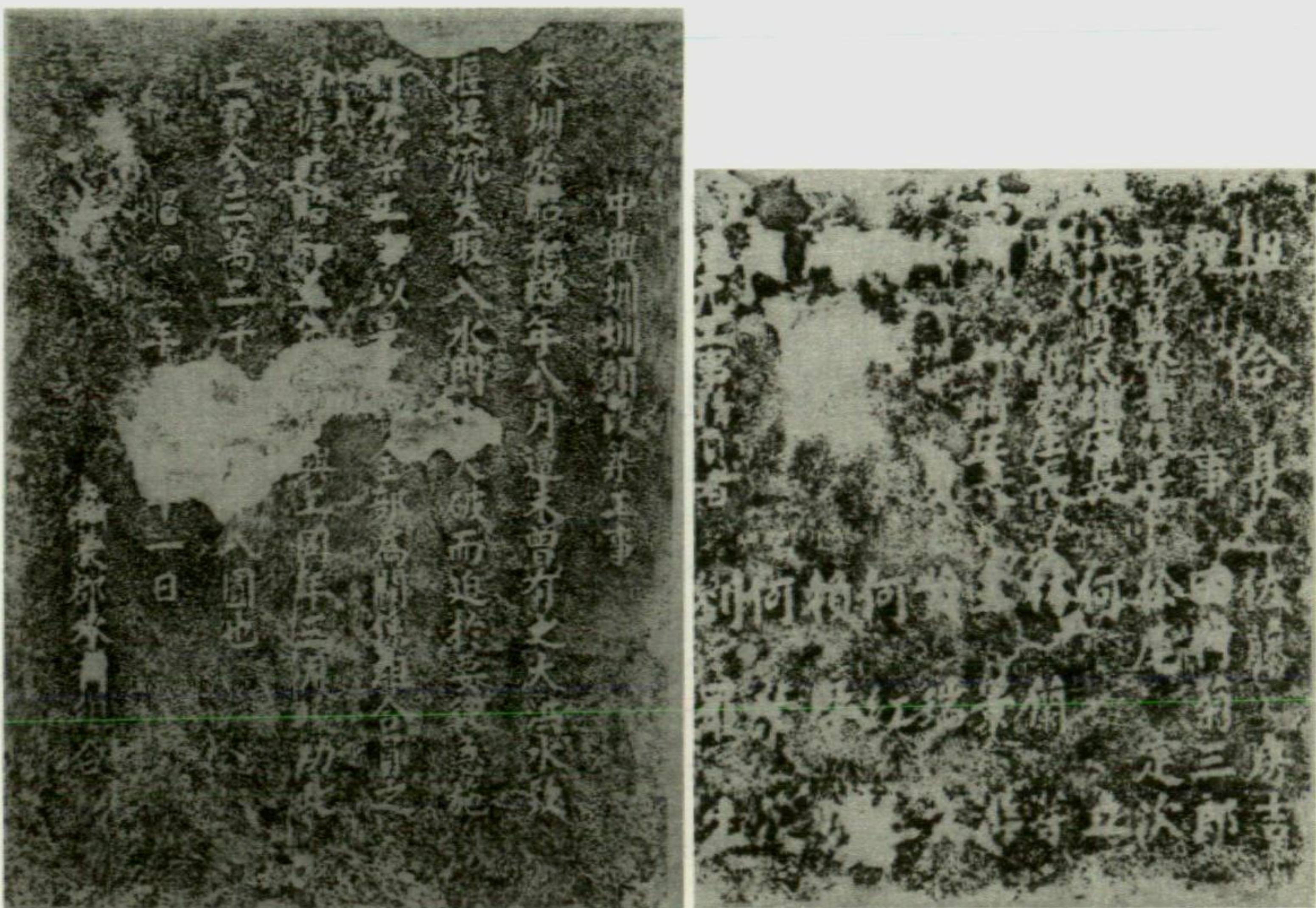
憂是以翌年十二月十九日組織組合決議以修乃以其規模固其基礎以作一勞永逸之計請由督府得補助金五千圓之下付計投六萬六千餘金明治四十一年九月十日起工次年春三月三十日告竣堰堤四十八間隧道七十九間餘上自打貓東下堡番仔潭庄水口下至牛稠溪堡月眉潭庄瀦水池圳路之延長五里二十六町其間施工者大小水汴十五處消水口七處雨水量之得以導入圳中者一秒間有七十立方尺之多附近二十村落之灌溉甲數千八百有奇綽有餘裕將向之西疇南畝時有旱魃之憂今已沃野膏田絕無庚癸之患行見農民擊壤謳謌額手稱慶此雖出於聖代之賜穆亦由於子愛無遺之北原廳長勵精以監其事及關係各員之盡瘁以奏其功也爰誌之以爲紀念

左側陰刻興建日期（圖四左二）：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建立

背面陰刻工程相關人員姓名（圖四右二）：

監督者 工手主監	瀨賀熊太郎
設計者兼監督者工手	佐多 逸郎
同上工手	井藤 種次
請負人	加土 峰吉
	堤 清 介
	大野庄四郎
	末廣 武一



▲圖五 中興圳紀念碑底座碑文拓本

右側陰刻工程負責單位（圖四右一）：

嘉義廳公共埤圳組合中興圳立

底座為昭和 5 (1930) 年修築工事副碑，梯形體上底長 122 公分、下底長 155 公分、高 90 公分，為水泥材質，除部份剝落外，亦因近地面及堰堤，水氣重而青苔叢生，有些字體已無法辨識。正面陰刻（圖五左）：

中興圳頭改築工事

本圳於昭和四年八月遭未曾有之大洪水致堰堤流失取入水門○大破而迫於要從急施行改築工事以是○全部為關係組

合員之負擔於昭和五年○月興工同年三月竣工此公費金三萬二千〇〇〇八圓也 昭和五年○月十一日 嘉義圳水利組合

右側陰刻(圖五右)：

組合長	佐藤 房吉
理 事	田村菊三郎
工事監督者技手	松尾 定次
評議員民雄庄長	何 立
新巷庄長	林 蘭 芽
竹崎庄長	王 景 游
評 議 員	黃 瑞 文
	何 紅 ○
	賴 啓 ○
	何 荣 茂
元工事請負者	劉 羅 生

中興圳歷史及相關水利制度

中興圳幹線長 15.55 公里，在嘉義郡竹崎庄之番子潭取牛稠溪水，至同庄山子門民雄庄林子尾。原建於清康熙 44 (1705) 年，以牛稠溪為水源，因取入口簡陋攔水壩時遭大水沖毀，於明治 40 (1907) 年，合併雙環、中興、六斗、宮口及海

豐各埤圳，名為「中興」。

明清時期，台灣的埤圳為私人所有，人民可以自由經營與買賣，乏水利管理制度。日治之後，為掌控糧米生產，杜絕灌溉壟斷，不僅舉行埤圳普查，並於明治 34 年（1901）制定「公共埤圳規則」，由公共埤圳之利害關係人組織經政府認可的法人團體「組合」，組合雖有權限決定管理人、審議預決算等，但均需主管官署核可方執行，執行業務又由政府派任，故實權實掌握於主管單位。是時，總督府為最高水利主管機關；地方則由州、廳負責。至大正 10（1921）年公共埤圳數高達 181 個。

依碑文所述中興圳即於明治 40（1907）年指定為公共埤圳，其興建工程除組合出資外，並受總督府補助五千圓，共計六萬六千餘圓。中興圳屬嘉義廳（總務課）管轄，碑文所示工手主監瀨賀熊太郎及設計者兼監督者工手井藤種次等均為總務課技手。

明治 41（1908）年，日本政府更制定「官設埤圳規則」，對農民無法負擔之埤圳工程，均由政府直接辦理。至大正 10（1921）年，為擴大農業水利事業的範疇，頒布「台灣水利組合令」，此不僅造成農民灌溉組織的重大轉變，也肇始了農民團體的自治；原 181 的公共埤圳至昭和 4 年改組為 108 個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從 224,250 甲，激增到 367,186 甲。

此碑底座文示，即屬嘉義圳水利組合的農民自治團體，於

昭和 5 (1930) 年的修築工事費用則完全由關係組合員負擔，共計三萬二千餘圓，水利組合區分為執行與諮詢機制，執行業務置理事、技師、出納、書記、技佐等；諮詢業務由評議會擔任，碑文所示組合長：佐藤房吉、理事：田村菊三郎、工事監督者技手：松尾定次、評議員民雄庄長：何立、新巷庄長：林蘭芽、竹崎庄長：王景游、黃瑞文、何紅○、賴啓○及何榮茂均為水利組合成員。

之後，除了灌溉系統的積極開發及土地改良工程外，水利制度上並無大變革，至民國 33 經併合後，中興圳屬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幾經管理區域調整及更改名稱，45 年，改屬嘉南水利會嘉義區管理處興中站管轄。

一碑二載溯原委

一般而言，碑碣的基座之功能在於固定、美觀及避免石碑受損，很少於底座上記事，本館進行碑碣採拓業務多年，亦尚未發現於底座另載一事之前例。何以此碑上層為明治 42 年的興建紀念碑文，底座為昭和 5 年圳頭改築工事碑文，二事件同鐫刻於一碑上呢？21 年後發生的圳頭改築工事何以刻記於不適合雕刻文字的水泥石材底座上，而未另立新碑？

仔細觀察碑座之上下接縫及風化情形，判斷上層沙岩石材的碑石與下層水泥石材的底座應屬同時豎立，推測昭和 5 年圳

頭改築工事碑文之所以屈就鐫刻於興建紀念碑之底座，係因昭和 5 年的嘉義圳水利組合時代與明治 42 的嘉義廳公共埤圳組合時代同屬日本統治時期，改制後的農民自治團體的嘉義圳水利組合層級上不但未高於嘉義廳公共埤圳組合，且業務上仍須尊重公部門。加上明治 42 年所立的興建紀念碑係為嘉義北原種忠廳長頌德，以地方庄長及士紳等為主要成員的嘉義圳水利組合於昭和 5 年所做的改築工事，豈敢犯上，搶過嘉義廳長及嘉義廳（總務課）官員：工手主監瀨賀熊太郎及設計者兼監督者工手井藤種次等均為總務課技手等之風采，更遑論另立新碑了。但為能記載改築工事之原委及留名青史，權宜之計，便是於 21 年前豎立的紀念碑之底座上鐫刻文字，形成今日獨特的「中興圳紀念碑」。

參考書目：

- 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地區水資源史第四篇》，民國 89 年 12 月。
- 二、蔡志展，《明清台灣水利開發研究》，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88 年 6 月。
- 三、總督府職員錄，台灣總督府編印，明治 43（1910）年。

（張炳榮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楊惠仙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1947年臺灣出版的 近衛文麿手記

文：陳文添 / 攝影：劉澤民



▲圖1. 近衛文麿手記原書封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妥善保存臺灣地區文獻史料，並充實館藏，訂定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私人或團體捐贈文物實施要點，歷年實施成效尚稱豐碩。去年有幸承黃明達先生捐贈尊翁黃恭平老先生遺留之諸多圖書及檔案，包括戰前日本知名經濟學者如土方成美、河合榮治郎諸人的學術論著及其他諸多文學作品等，在在

顯示出原持有人追求新知的熱情與濃厚的興趣層面。這批難得的資料之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二二八事變」之前才在臺灣以日文出版的「近衛文麿手記」。因為這本小冊子是在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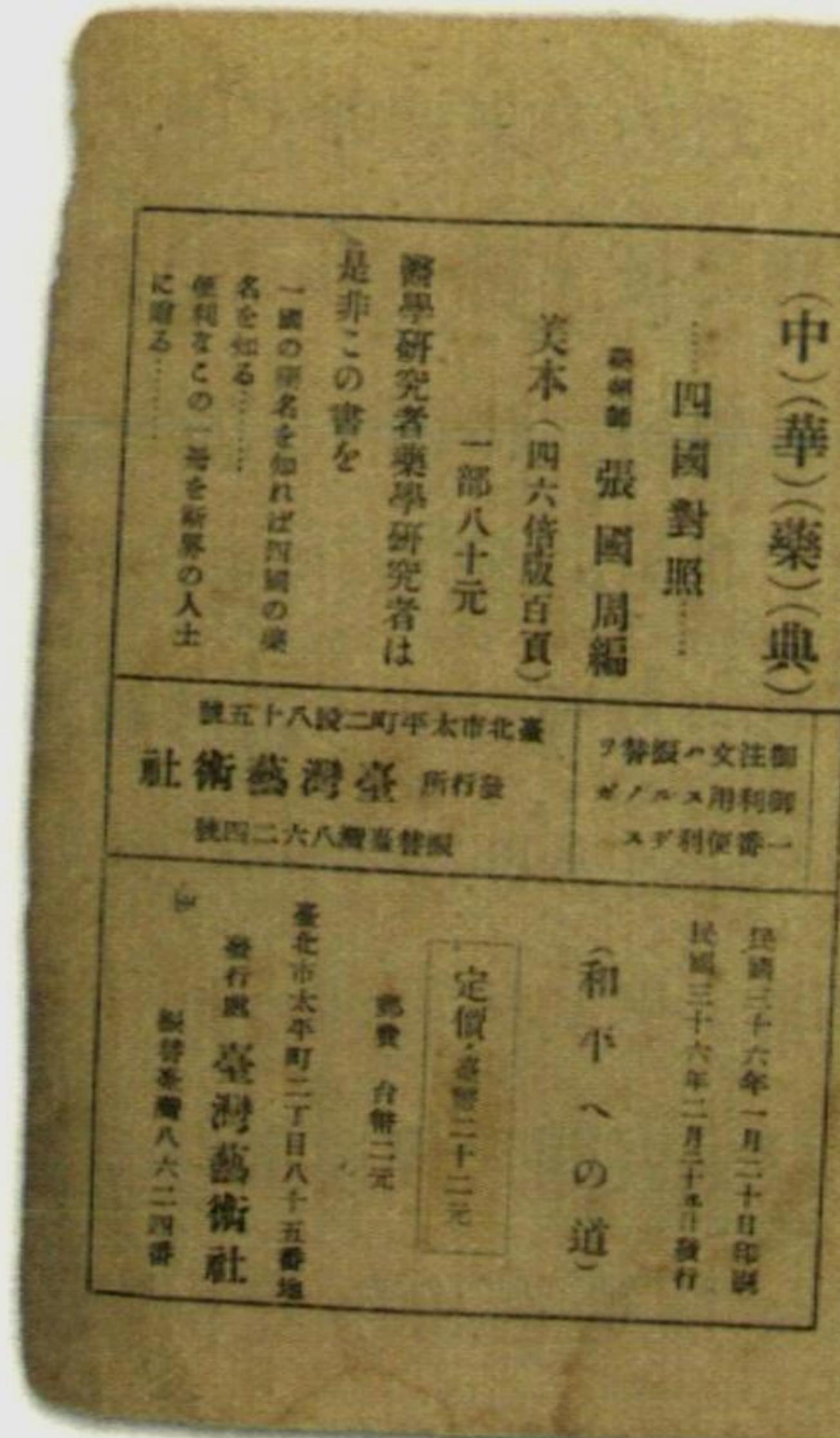
投降一年半後，才在臺灣由民間出版的日文書，屬稀少圖書，同時主人公更是戰前極有名的華族出身且三次組閣的人士，有加以特別介紹的必要。

在明治維新之前的京都朝廷，公卿之中可以晉升到攝政、關白這種最高職位的是五攝家，而近衛家又是居五攝家的第一位，屬名門中的名門。在明治 2〈1869〉年近衛家即被列為華族，在明治 17〈1885〉年公布「華族令」後，當家之近衛篤麿即被列為最上級之公爵。在日本取得臺灣之明治 28〈1895〉年，他擔任皇族、華族之教育機構—學習院的院長，確立華族社會地位的同時，他也期待華族是皇室的屏障，希望華族進入外交界或為陸海軍人以保衛國家、維護皇族。很自然的對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由鹿兒島、山口、佐賀、高知各縣人掌握的明治政府，他都一貫採行嚴厲的批判態度，連續多次拒絕加入第二次伊藤博文、松方正義、山縣有朋諸內閣。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國際局勢的關心，尤其是經歷甲午戰爭後的中國。他先後將東邦協會、同文會、東亞會等國家主義結社，統合組織成為東亞同文會，以「保全中國、扶持朝鮮」作為口號以便在中國、朝鮮推展政治性文化活動。在此背景下在 1900 年於南京設立同文書院（後得兩江總督劉坤一同意遷到上海改名東亞同文書院）。之後日俄關係緊張，他利用旗下組織主張對俄強硬論，催促政府速對俄國宣戰，卻在日俄正式開戰之前約五個月去世。

近衛文麿是篤麿長子，十四歲即繼承公爵。父親在世之日表面上對文麿關愛有加的諸多人士，卻搖身一變，對他極為冷淡，因為他們後來知曉近衛家因篤麿的政治活動，竟然負債累累，而文麿仍然年幼，對彼等並無利基可言。在這環境之中成長的近衛文麿，養成喜好文學、藝術的性格。

以天資聰明順利上一高、東京帝大。因心儀河上肇、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思維，轉赴京大，在此處受到當時風靡日本青年之間左派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翻譯社會主義文章，遭致該出版社被查禁。京大畢業後他發表「排除英美本位之和平主義」，顯彰擁有資源國家和未擁有資源國家的對立模式，這是近衛氏以後進行各項行動的基本構造。而因當時規定華族中公侯爵滿 30 歲即為終身職貴族院議員，所以在大正 5 〈1916〉年即為貴族院議員，隔年即擔任該院副議長，二年後為議長，是特別家系所擁有的特權，也是義務。

這位聰明、才氣煥發，有改革意圖的青年貴族，在此時已



▲圖 2. 近衛文麿手記原書底頁

として、之に對照する間に行かねば
又に外交上については、八方通人や外交などといふ
の者と接する事も無く、薬業顧問についても乗合で其の
も、米國の主張に基して支那を顧み立たせた事で其の事で
ふつて無い事も、日本は顧み立たせた事で其の事で
わざめることには免れぬ」と想ふ。今更支那を對し諱の
眞理に應る時が来たなし。されば「日本の薬學」として
ことは將來不外然のことと想ふ。餘も外交の力弱は
此の事に拘つてスマートなわけないかと想ふのである。
「一ノ馬」或曰と御見た風にする。

是眾目一致的未來總理大臣人選，尤其自昭和 6〈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方勢力日益抬頭，而他繼承其父設立之東亞同文會這一組織，對於中國問題有其一家之言，而且因此會之故，他和中國政治圈也有不少友人存在，這些都是他有形、無形的政治資產。對於解決中國問題，是日本朝野都企盼的事項，在各方期待下，近衛文麿終於在昭和 12〈1937〉年 6 月初次組閣，然其成效卻令期待者大失所望。先是翌月發生七七事變，日華展開大規模武裝衝突，近衛內閣不唯不能防止事變的擴大，卻通過和事變相關連，由軍方推動的諸多「新政策」，「國家總動員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推展均屬之，讓日本更容易走向戰時體制。更離譜的是在翌 1938 年 1 月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聲明，本質上是期待中國出現有可能取代蔣介石之人作為交涉對象，但後來發展不如所期，此錯誤情勢判斷，遂使解決中國問題成為緣木求魚的窘境。加以陸軍有意加強和德、義合作招致海軍省方面的強烈反對，他乃在昭和 14〈1939〉年 1 月丟下難解問題辭職而去了。在 1940 年 7 月受命二次組閣期間，締結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承認汪精衛政權、簽訂日蘇中立條約。這一次以和美國交涉問題及德義在歐洲開戰對應上，和松岡洋右外相嚴重對立，乃又在 1941 年 7 月 16 日內閣總辭，翌 2 日又受命第三次組閣。此次為了和美國交涉問題和陸相東條英機嚴重對立，明知天皇、元

老重臣大多主張繼續日美交涉，不要決裂，但他並無發揮總理大臣領導力改變陸軍省想法的意志與毅力，也無意撐持危局以待時局轉寰，第三次組閣三個月即行總辭。後繼組閣就是主戰派東條英機組成的內閣，日美開戰一如預期，在東條組閣未滿二個月後，就爆發了珍珠港事變。

近衛文麿是個聰明人，日美開戰後，他憂慮戰事的未來走向，在日本仍占有優勢的 1942 年，即和不屬東條英機系統的陸軍指導階層、海軍省人員進行地下活動，期望出現能夠取代東條的新勢力出現，1945 年 2 月秘密上奏天皇須儘快進行結束戰爭的工作。而且很特別的近衛文麿他有相當明確的戰後構想，並且也是將戰後構想付諸實施的少數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他很早就看出戰爭責任的問題必然成為政治上重大爭議焦點，聯合國方面必定會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進而甚至可能廢止日本的天皇制。為了阻止這種情勢的發生，必須將戰爭的責任問題，完全推給軍方，尤其是日本的陸軍來負責。有明確紀錄顯示，在 1944 年 2 月他認為戰爭進展順利時，可考慮更換東條英機

●圖 3. 意氣風發的近衛文麿盛裝照片



首相，但戰局不利，則以不更換人選為宜。東條首相既被英美視為等同德國希特勒的大壞人，由其負起引發戰爭的所有責任，如此也許昭和天皇個人仍不免被追究戰爭責任，但或許可以緩和廢止皇室的聲音。二次大戰結束，近衛文麿為了維持日本天皇制度，認為有必要修改明治憲法，並且昭和天皇也應退位。這期間他透過美國傳教士的穿針引線，讓昭和天皇在 1945 年 9 月 27 日會見麥克阿瑟，天皇身旁人士也動用各種管道儘量取得美方政策意圖資料，也製作出「昭和天皇獨白錄」，意圖替昭和天皇脫罪，並且天皇也採行巡視全國各地，竟仍受到各地民眾熱烈歡迎，使得麥克阿瑟在經由高度政治判斷下，於 1946 年 1 月 25 日，致電華盛頓決定不追究天皇政治責任，以有效加以利用，期有助統治日本。

然而近衛文麿就沒有如此幸運了，他先是在 1945 年 10 月 4 日會見麥克阿瑟，說明是軍方讓日本走向今天這種局面，皇室、財閥常想壓制軍方勢力云云，敘述須保留皇室及財閥。席上麥克阿瑟甚至請近衛文麿進行修改日本憲法的研究、調查，他乃在這年 11 月作成憲法修正案。但這時候聯合國占領軍總部政策上了改變，12 月 2 日發布將近衛列入戰犯名單，身為公卿的矜持與自負，讓他難以忍受在美國法庭以戰犯罪接受審判，在須赴法庭報到之 1945 年 12 月 16 日清晨仰藥自殺，時年 55 歲。當時仍屬華族令有效時期，繼承人近衛文隆，則被俄軍



▲圖4. 近衛文麿首次完成組閣後的紀念照片

拘押於西伯利亞俘虜收容所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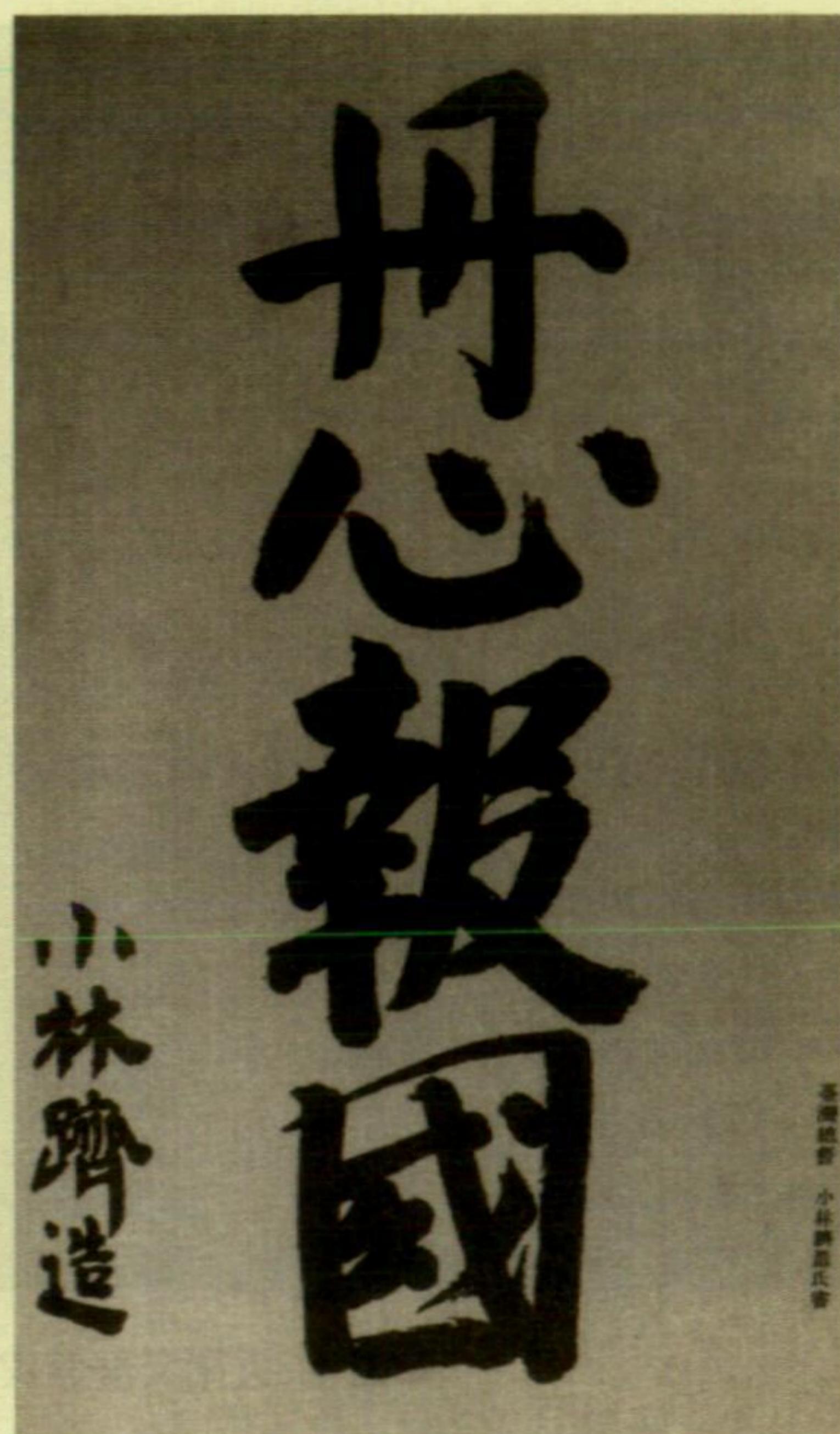
而這近衛文麿手記是在他死亡之後才被發現，引發極大反響。此手記內容從1945年12月20日起，刊載在「朝日新聞」上，內容主要在表明自己要和平，也努力維持和平，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上，因「統帥權」，即天皇統率陸海軍的權限是獨立的，非政府方面所能控制，同時可以控制政府及軍方的就只有天皇個人而已。而天皇對政府、軍方都只是給與注意或慰勉，致軍事和政治外交難以協同一致，明顯指出天皇在迴避對美作戰上應可以有更積極作為。其內容實際上也是在逃避自己的責任而已，例如中止

由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擔任中間人和中國進行和平交涉，即是近衛內閣不顧陸軍參謀本部反對而決定中止的。只是戰前日本國內報導深受管制，人民無由知悉日本決定對美國開戰經過，今既有當時首相的筆記記錄，自深受歡迎。而當時的臺灣雖已脫離日本統治，但仍有甚多留用日籍人士，臺灣人也因總督府 50 年餘統治成效，通曉日文者甚多，故而才會選在民國 36 年 2 月出版此書吧！只是

售價竟高達 22 元，郵寄費也要 2 元。和日治末期此類小冊子大抵不出 50 錢相較，物價高漲情形也略可窺知一斑矣！

總而言之，不管此一近衛文麿手記的真實性程度有多高，回想當年這位出身高貴、資性聰穎、有教養、富吸引人的物，在背負各界人士期待下，登上政治的最高峰，而結果卻將國家帶入幾乎萬劫不復的窘境，此點應可給與現代人在決定政治領導人時，有深切的警示作用。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圖 5. 近衛文麿首次組閣，當時的臺灣總督手書賀辭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臺灣文獻別冊 14

編輯委員 / 溫振華 戴寶村 林美容
劉峰松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行人 / 劉峰松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封面題字 / 林榮森

美術設計 / 曾仁甫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 / 049-2316881-403 · 407(分機)

傳真 / 049-2329649

電子信箱 / twhc@mail.th.gov.tw

印刷者 / 洪記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GPN 2009105954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第五十六卷第三期發行 附贈